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
承办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LANGUAGE POLICY & LANGUAGE EDUCATION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主编 陈坚林

LPLE
2019年
第 1 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
承办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LANGUAGE POLICY & LANGUAGE EDUCATION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主编 陈坚林

2019年
第●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19 年. 第 1 期/陈坚林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309-14439-0

I. ①语… II. ①陈… III. ①语言政策-文集②语言教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7570 号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9 年第 1 期)

陈坚林 主编

责任编辑/陈彦婕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 字数 152 千

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439-0/H·2916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

承办：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德明 陈章太 戴庆厦 戴炜栋 [英] R.菲利普森 冯增俊 [英] M.赫兹菲尔德
[美] N.洪伯格 李宇明 [美] T.里根 [加拿大] T.里森托 陆俭明
[澳] J.洛比昂科 [德] W.玛茨凯维茨 [英、约旦] Y.苏雷曼
[泰] 布里姆诗丽拉特 [美] J.托勒夫森 文秋芳 [瑞典] B.颜诺 游汝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赵蓉晖

委 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蔡基刚 蔡永良 陈超明 陈坚林 陈新仁 程晓堂 戴曼纯 范俊军 冯学锋
高雪松 高一虹 郭龙生 郭 熙 何俊芳 何婷婷 侯 敏 胡范铸 黄少安
黄 行 黄忠廉 金基石 亢世勇 李国英 刘海涛 鲁子问 陆经生 梅德明
穆 雷 潘文国 束定芳 苏金智 苏新春 [瑞士] 图 尚 王 辉 王建勤
王培光 王雪梅 王远新 徐大明 徐 杰 许慈惠 杨尔弘 于锦恩 俞理明
战 菊 张建国 张日培 张维佳 张治国 赵红弢 赵世举 赵小兵 周洪波
周 荐 [美] 周明朗 周庆生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5号楼607室

通信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338信箱 邮编：200083

联系电话：021-35372364 电子信箱：lple2015@163.com

网址：<http://www.iol.shisu.edu.cn> 或者 <http://www.rcfls.shisu.edu.cn>

声明：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文责自负。

Language Policy & Language Education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 R. China

Directed b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dited by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nsultants (in Pinyin order)

Cao Deming, Chen Zhanqiang, Dai Qingxia, Dai Weidong, Feng Zengjun, M. Herzfeld, N. Hornberger, B. Jernudd, Li Yuming, J. Lo Bianco, Lu Jianming, W. Mackiewicz, R. Phillipson, Premaratne, T. Reagon, T. Ricento, Y. Suleiman, J. Tollefson, Wen Qiufang, You Rujie

Editorial Board

Chairman: Zhao Ronghui

Members (in Pinyin order)

Cai Jigang, Cai Yongliang, Chen Chaoming, Chen Jianlin, Chen Xinren, Cheng Xiaotang, Dai Manchun, Fan Junjun, Feng Xuefeng, Gao Xuesong, Gao Yihong, Guo Longsheng, Guo Xi, He Junfang, He Tingting, Hou Min, Hu Fanzhu, Huang Shaoan, Huang Xing, Huang Zhonglian, Jin Jishi, Kang Shiyong, Li Guoying, Liu Haitao, Lu Ziwen, Lu Jingsheng, Mei Deming, Mu Lei, Pan Wenguo, Shu Dingfang, Su Jinzhi, Su Xinchun, F. Tochon, Wang Hui, Wang Jianqin, Wang Peiguang, Wang Xuemei, Wang Yuanxin, Xu Daming, Xu Jie, Xu Cihui, Yang Erhong, Yu Jinen, Yu Liming, Zhan Ju, Zhang Jianguo, Zhang Ripei, Zhang Weijia, Zhang Zhiguo, Zhao Hongtao, Zhao Shiju, Zhao Xiaobing, Zhou Hongbo, Zhou Jian, Zhou Minglang, Zhou Qingsheng

Correspondence: Editorial Office of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Address: Mailbox 338,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P. R. China

Tel: 021 - 35372364 **E-mail:** lple2015@163.com

Website: <http://www.iol.shisu.edu.cn> or <http://www.refls.shisu.edu.cn>

LPLE

《语言政策与
语言教育》2019 年 第 1 期
(总第 9 期)
(半年刊)

主 编: 陈坚林
副 主 编: 王雪梅
赵守辉〔澳〕
编 辑: 宫同喜
武春野
刘新国
责任编辑: 陈彦婕
封面设计: 杨倩倩

目 录

语言政策研究

- 1 语言竞争态势下俄罗斯的对外语言政策
——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阿衣西仁·居马巴依 赵蓉晖
- 12 语言景观个案研究
——以上海市淮海路为例 张 静
- 18 广州市上下九步行街语言景观研究 周玉品

语言教育规划研究

- 31 “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战略规划研究
..... 曾碧锋 刘明东 唐文杰
- 44 “一带一路”背景下理工类院校 ESP 课程设置现状研究
——以兰州交通大学为例 付勇君
- 52 欧盟中小学外语教育语种布局与逻辑 宫同喜

语言教育研究

- 60 马来西亚华裔与非华裔褒贬义词语掌握度调查研究 张鹏程
- 72 职前英语教师在教育实习中的情感与认同研究 朱神海 王雪梅
- 84 我国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发展框架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视野 邵思源

综述与评论

- 93 国家意识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
——第二届“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圆桌会议述评 鲍 敏 陈坚林
- 98 教育研究视角下的叙事探究方法评析 王 钢
- 108 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赵 耀

CONTENTS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Russia's Language Policy Under Language Competition — Taking Kyrgyzstan as an Example

Ayixiren Jumabayi, Zhao Ronghui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Landscape — Taking Huaihai Road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Zhang Jing

A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Shangxiajiu Pedestrian Street in Guangzhou

Zhou Yupi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Studies

Strategic Plan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raining in Huna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eng Bifeng, Liu Mingdong, Tang Wenjie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SP Curriculum Sett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 Tak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Fu Yongjun

What Foreign Languages Are Taught at K-12 Schools in EU and Why?

Gong Tongxi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Analyzing the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Zhang Pengcheng

A Study on EFL Student Teachers' Emotions and Identities in Teaching Practicum

Zhu Shenhai, Wang Xuemei

A Study on the Competence Framework of Chinese English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ao Siyuan

Views and Reviews

National Awarenes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 Reflection on the Seco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ndtabl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Bao Min, Chen Jianlin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 Inquiry as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Wang Gang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in Basic Education of China

Zhao Yao

LPLE

*Language Policy &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19

(General Serial No. 9)

Editor-in-chief: Chen Jianlin

Deputy Editor-in-chief:

Wang Xuemei

Zhao Shouhui

Editors: Gong Tongxi

Wu Chunye

Liu Xinguo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Tele: 021 - 35373672

E-mail: lp1e2015@163.com

Website: <http://www.iolshisu.edu.cn>

or <http://www.reflshisu.edu.cn>

语言竞争态势下俄罗斯的对外语言政策*

——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新疆师范大学 阿衣西仁·居马巴依,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蓉晖

摘要: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相继出台了去俄语化的语言政策。面对俄语的颓势,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推动了在中亚地区语言领地的争夺,俄罗斯必然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这也凸显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紧密联系。俄语是俄罗斯应对全球文化竞争的基石,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维护俄语的安全是俄联邦对外语言政策的首要任务。吉尔吉斯斯坦是俄语在中亚的最后一道防线,俄罗斯重视对该国的俄语政策,力图在语言竞争中挽回局面,维护本国在中亚地区的国家主权和政治地位。本文以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俄语政策为例,解读俄联邦的对外语言政策机制,并进一步理解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语言竞争;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语言安全;俄语政策

1. 引言

共存于一个社会的不同语言之间普遍存在相互竞争的语言关系。语言竞争是语言关系的产物,是语言功能的不同而引起的语言矛盾(戴庆厦,2006)。由于语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对语言利益的追求往往引发不同国家或者社会群体之间的语言竞争,这种竞争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政治角逐的形态(赵蓉晖,2017)。对俄罗斯而言,俄语是其应对全球文化竞争的基石,维护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安全是俄联邦对外语言政策的首要任务。然而在语言竞争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必然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

中亚是欧亚板块的内陆腹地、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布热津斯基将中亚描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认为“正是因为中亚在欧亚大棋局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中亚的周边大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在中亚地区展开战略角逐”(布热津斯基,2015)。

一个国家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被视为语言规划的国际化,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语言产生的影响(赵守辉、张东波,2012)。俄罗斯致

*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文科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项目“俄罗斯对中亚的语言战略”(项目编号: XJEDU040716C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项目批号: 15JZD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力于守住俄语在中亚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力图在语言竞争中制止颓势并挽回局面,维护本国在中亚地区的文化政治地位。本文从语言安全的视角,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探讨俄罗斯在中亚的俄语政策。研究有助于了解俄联邦的对外俄语政策机制,并进一步理解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2. 俄语与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关系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开始关注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背景下的语言进程研究。Haleeva(2006),Gricko(2011)等分析认为,在全球化及俄罗斯国家建设背景下,俄联邦语言安全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与不同语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合作,以解决全球、区域和联邦层面出现的不同问题。因此,针对俄语政策的研究具有紧迫性。Panarin(1998),Pochpetsov(1998),Zhigalev,Ustinkin(2015,2018)认为,语言安全研究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国家地缘政治与外部世界政治关系中的实际问题。语言安全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社会的遗传密码,维护国家的社会文化、精神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国家的权利和影响力。Alpatov(2013,2014),Zhigalev,Ustinkin(2015),Seliverstova(2015)等提出,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跨文化对话体现在俄罗斯人民的语言和文化交流中。“语言规划”“语言复兴”“语言多样性”“语言生态”“语言人权”等概念都与语言安全政策相关,都反映了语言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及趋势。俄罗斯的对外俄语政策能够增强俄罗斯与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能力,使国家有效应对来自内外的各种问题,实现俄罗斯的复兴。因此,俄罗斯学界对俄语安全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俄语安全政策是指在俄联邦国家语言政策框架内,为俄语本身免受来自境内外的不同威胁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广义上,俄语安全政策是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最终维护俄罗斯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和安全。

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对外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情况的评述方面,例如张西平、柳若梅(2008)从语言传播的价值,对世界主要语种(包括俄语)的推广历史和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张宏莉、张玉艳(2011),李宝贵、刘家宁(2016),顾炜(2012)等关注俄罗斯对外语言战略的新变化,从国家软实力视角解读俄罗斯对外语言政策的内容和特点。萧净宇、李亚龙(2007)以语言安全为视角分析了苏联时期及当代俄罗斯所面临的语言安全因素。研究较多针对宏观政策的解读,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素材。然而,现有研究关于俄罗斯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安全理念及政策实践研究非常缺乏。

3. 俄罗斯对外语言政策的经营理念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要素之一。俄语人口的减少,境外俄裔语言权利受破坏、美国对俄心理战等是阻碍俄罗斯实施连贯语言政策的消极

因素(Bartosh, 2014)。“语言文化扩张”“语言战争”等词成为语言冲突的证据,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Haleeva, 2006)。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层面作为俄语政策的顶层设计者,通过颁布诸多要求加强俄语境外传播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俄语的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基础和法律保障。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后非常重视俄语在境外的发展,他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提出,共同的命运、俄语文化是联系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纽带。^①这一理念为国家今后的对外俄语政策指明了方向。2010年12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俄联邦国际人文领域合作的基本方针》,其中提出,用文化作为软实力拉近与原苏联加盟国之间的关系,恢复大国地位(汪宁,2013)。2013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和2016年《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中提出,将俄语推广为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强调要重视在原苏联国家共同文化的维护,使共同文化成为独联体各国的重要资源(顾炜,2012)。《联邦目标纲要2002-2005“俄语”构想》《联邦目标纲要2006-2010“俄语”构想》《俄联邦对独联体教育领域一体化的支持计划(2004-2005年)》《俄联邦对独联体教育领域一体化的支持计划(2006-2010年)》和《联邦目标纲要2011-2015“俄语”构想》中均强调:将俄语视为俄罗斯进入国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重要手段(张宏莉、张玉艳,2011),增加独联体国家俄语学习人数。

纵观俄罗斯的对外俄语政策,塑造“俄罗斯世界”这一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俄罗斯世界基金会2007-2017工作报告》从不同维度解释了“俄罗斯世界”这一理念:首先,从地缘政治视角提出“俄罗斯岛”概念,认为俄罗斯应当建立原苏联国家联盟以确保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和主权地位;其次,从地理经济学视角提出“俄罗斯经济、地理世界”,认为俄罗斯应当依赖俄裔高级知识分子及侨民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金融资源,从而促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的政治文化核心圈;再次,从语言文化视角提出“俄罗斯世界国家”,主要倡导将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来发展俄罗斯文化,储存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以实现将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标。

综上所述,俄联邦的对外语言政策融入了“俄罗斯世界”和“俄语安全”的两大核心理念。当前俄罗斯的对外俄语政策将俄语视为共同文化的重要载体,以俄语为纽带维系与“俄罗斯世界”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消除俄语在境外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维护俄语在境外的地位和功能,使俄语成为实现国家地缘政治安全的辅助性要素。

4. 俄罗斯对外语言管理的机构与实践

语言政策由语言信仰、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要素构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

^① 参阅“2005年致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2005年4月25日)”,载自《普京文集(2002-2008)》。

响。其中语言管理被定义为,一些拥有特权的人或团体为了改变各语言域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信仰与实践而做出的显性努力(Spolsky,2016)。为了保护俄语的安全发展,俄罗斯成立了诸多重要的语言管理机构,并针对不同的语言使用域进行管理,在俄语的海外传播中也是如此。

4.1 对外俄语政策的管理机构

在国家层面,俄联邦总统办公厅、联邦政府、教育部、外交部是最主要的非专门对外俄语管理机构。这些机构负责俄语政策的制定,还负责对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的监督管理和财政支持。此外,为了恢复和扩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2005年俄联邦专门成立了由总统办公厅领导的对外文化合作局,主要负责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合作。为增强对国家俄语决策中关键问题的审查,2013年11月俄联邦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重新成立了俄联邦政府俄语委员会。俄联邦政府俄语委员会以咨询机构为主要职能,负责与各联邦主体就语言问题进行沟通互动,为国家针对俄语的决策建言献策。之后,为进一步完善国家保护、发展俄语方面的决策,保障公民使用国语的权利,2014年6月9日,普京签署了第409号总统令,成立俄语决策咨询机构——俄语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俄总统直接领导,并被赋予一系列权力,包括使用俄联邦总统府和联邦政府等行政机构的数据库,为国家在境内外保护、发展和支持俄语的决策提供建议。为加强和独联体国家的人文合作,2008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俄罗斯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该机构活动受俄联邦总统、政府和外交部的监管,与俄外交部及其他部委一起直接参与海外俄裔同胞的援助、境外俄语的发展、教育服务等区域间合作。目前该机构已在81个国家设有98个代表处,在62个国家成立74个俄罗斯科学和文化中心。^①

4.2 非营利性语言传播机构

除上述官方对外俄语管理机构外,俄联邦还成立了多个以官方为依托但又区别于官方的非营利性语言传播机构。2007年6月21日,时任总统普京颁布了第796号总统令,宣布成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教科部负责,是依托俄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非营利性机构。该基金会致力于在世界各高校和教育机构设立俄语中心,推动境内外俄语的教学和研究,在全世界传播俄语语言文化。此外,为扩展资金来源渠道,2015年11月,俄联邦成立了隶属于俄联邦政府俄语委员会的促进俄语教育基金会,旨在加强国家机构、公共组织与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为俄语的教育和传播拉动民间资本。^②除上述机构外,还有国际俄语语言文化教师协会、俄罗斯俄语语言文化教师协会等职业性质联盟,以联合全世界俄语从业者为己任,辅助官方和语言传播机构进行对外俄

① 参见: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官网 <http://rs.gov.ru>。

② 参见:俄语教育基金会官网, <http://fondrus.com/page/adaptive/id379060/blog/6290015/>。

语政策的实施。

通过俄罗斯的语言管理机制可见,当前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中央集权化的管理模式,呈现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强势对外俄语管理机制。官方语言管理机构作为主导性部门,其语言管理行为主要停留在政策的制定和宏观统筹层面。然而,由于官方无法干涉他国内政,非营利性的语言传播机构就成为俄联邦对外俄语政策的重要实施主体。非营利性机构的行动受俄联邦高层的直接约束,以俄联邦对外俄语政策为指导,通过更亲民的方式在当地传播俄语和文化,负责保护俄罗斯在境外的利益。

5. 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竞争状况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相继制定新的语言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去俄语化”政策,俄语地位骤降,影响力逐步减小。与俄语的颓势相反,原苏联新兴国家的主体民族语言被赋予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地位,被所在国家大力提倡;以英语为首的强势国际语言长驱直入,使中亚五国成为多种语言的“战场”。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已失去官方语言地位,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作为官方语言使用。2017年4月12日,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要求尽快制定哈萨克字母的拉丁化统一标准。要求从2018年起在该国培训拉丁文字推广人员,编写拉丁文字中学教材,并在2025年前完成改革工作。在此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俄语在中亚地区的最后堡垒。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吉尔吉斯斯坦的总人口大约为629万,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占总人口的72.3%,乌孜别克族占14.4%,俄罗斯人占6.6%,其他民族占6.7%。^① 吉尔吉斯语、俄语、乌孜别克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构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内部的语言版图。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将吉尔吉斯语定为国语,俄语定为官方语言。相较于吉尔吉斯语,俄语在教育、科学、媒体、公务等领域具备更高的社会功能。作为国语的吉尔吉斯语则在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功能处于劣势。由此可见,国语与俄语之间的竞争关系仍然是当局语言政策的突出问题,这也决定了国家语言政策的主要方向。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将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语言传播的目标地,用多种方式加强本国语言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俄语面临的竞争同时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且主要存在于公务活动、教育教学这两个领域中。

5.1 公务领域

语言的地位政策是语言决策者根据需要、权力、份额等因素来决定某种语言或变体的

^① 参见: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kg/>。

功能(Spolsky, 2004)。^① 公务领域的语言竞争主要是吉尔吉斯语与俄语的地位之争,关于俄语地位的政策因受到吉尔吉斯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多次被修改,俄语地位在起伏中逐渐降低。1989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赋予吉尔吉斯语国语地位,将俄语降为族际交际语。2000年,总统签署的《官方语言法》将俄语确立为官方语言。为加强官方语言本土化进程,2010年1月21日,《关于修改和补充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语言法法案》第291条规定,进行外事活动时应使用吉尔吉斯语,必要时可使用官方语言俄语。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起草《2014-2020发展国语与完善国家语言政策规划法案》,提出加强政府工作语言本土化。为实现国语在所有公共生活领域的全面运作,2014年6月2日颁布的《吉尔吉斯共和国2014-2020年国家语言发展和语言政策完善计划》中提出:今后在国家行政人员考核中将国语的熟练程度作为必要的考核标准;至2020年前所有高级政府官员(无论其种族)都必须达到国语和官方语言C1等级水平。

由此可见,上述政策的背后是吉尔吉斯斯坦利用语言构建统一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努力。但是,目前只有1/10的非吉尔吉斯族人口掌握国语。作为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俄语目前仍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语言,有大约1/4人口将俄语视为母语,将俄语作为家庭语言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40%,高素质人口使用俄语的更多。俄语的法律地位和其实际应用状况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公务领域语言竞争中最主要的矛盾。

5.2 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语言使用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教授何种语言,二是以何种语言为教学语言。语言教育问题仍然是吉尔吉斯斯坦最政治化的问题之一,这反过来限制了公民在学校和大学接受官方语言教育的能力。俄语学习领域的问题更加明显,其中主要是教师和教科书的短缺,尤其是教师。

随着20世纪教育的逐步普及,语言教育政策逐渐成为强化民族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Tollefson, 2014)。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教育体制沿袭了之前的教育模式。当前该国推行以吉尔吉斯语和俄语双语为主的多语教育政策。当局为显示其独立国家的身份,将加强吉尔吉斯语教育作为建构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途径。2000年9月颁布的《吉尔吉斯共和国2000-2010年国家语言发展计划》将吉尔吉斯语课程的建设作为政策重点;《吉尔吉斯共和国2013-2017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公民学习国语做出明确指示:“掌握国语是吉尔吉斯共和国每个公民的义务,加强国语的学习巩固是决定国语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因素”。^② 此外,《吉尔吉斯共和国2014-2020年国家语言发展和语言政策完善计划》第三阶段(2019-2020)实施目标涵盖了将国语发展为族际交际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要

① 参见: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司法部官网,<http://cbd.minjust.gov.kg/act/view/ru-ru/63683>。

② 同上。

为建立统一的国语、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国际通用语言教学体系创造条件。这些文件将国语的学习上升至公民的义务层面,然而对官方语言俄语的学习要求模糊,目标不明确。

在政策的实践层面,为凸显国语教育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推行中小学教学媒介语从俄语过渡至吉尔吉斯语的尝试(海淑英,2013)。据2013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加强人民和族裔关系统一构想》统计,吉尔吉斯斯坦学龄前儿童学习俄语的比例是65%,吉尔吉斯语是33.3%;然而,中学阶段学习俄语人数降至17.9%,吉尔吉斯语学习人数反之大幅上升至73.1%。^① 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处官员Tsareva指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学生的俄语熟练程度有所下降。一些赴俄的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由于俄语水平不过关,面临无法顺利结业等问题。然而,当地民众对俄语学习的需求有增无减。据2015年俄语世界基金会对吉南部地区的调查,当地学习俄语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23%,比例远远低于吉尔吉斯语;但有70%的学生有学习吉尔吉斯语和俄语双语的需求。多数家长反映,就目前现实状况来看,吉尔吉斯语能力的高低对升学、择业的影响并不大。^② 当地教育部门反映,截至2016年,吉南部地区对俄语学习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师资短缺出现了人满为患等问题。语言教育的政治化无法满足公民学习官方语言的诉求。就现实情况来看,国语尚未准备好长期完全取代俄语。

此外,在追求民主化进程中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择接受外国支援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独立或者合作办学的形式在当地设立了美国-中亚大学、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吉尔吉斯-土耳其玛纳斯大学等境外高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校通过语言来灌输符合本国利益的观念,塑造认同感,培养符合本国利益的本土政治精英。他们对学生的外语技能提出严格要求,例如美国-中亚大学就将英语设为必修科目,要求学生必须流利掌握英语。还有英国文化协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孔子学院、歌德学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机构通过提供免费教学资源、教师培训、奖学金资助、语言资格认证等方式提升语言的声望。这也引发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对英语等国际通用语学习的强烈意愿。

6.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语传播

俄语的普及和功能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俄罗斯的利益及其与原苏联加盟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外俄语政策主要任务是保护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和官方语言的地位。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俄语传播依托非营利性语言传播机构和国际组织来实施,属于Spolsky(2016)所界定的超国家组织域语言管理范畴。超国家组织域的语

① 参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kg>。

② 参见: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官网,<https://russkiymir.ru>。

言管理包括对域内的管理以及对成员国的语言政策所施加的影响。

6.1 非营利性机构的俄语传播

Spolsky (2016) 将英国文化协会、歌德学院等语言传播机构的活动纳入了超国家组织域的语言管理范围。以此类推,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等非营利性语言传播机构的俄语传播也可纳入其中。据俄罗斯世界基金会 2016 年度报告统计,在项目申报总数中独联体国家的项目数量占第三位(26%),在获得立项的 159 个项目中,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特别增加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助。由于无法触及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立法,该基金会的俄语传播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具体涉及俄语师资、教材等。

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俄语传播通常以民间外交的形式,用更为隐蔽及亲民的方式展开。基金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的俄语中心除了负责传播俄语,还要随时关注和解决俄语在当地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首先,俄方多以资助编纂俄语教材的形式解决教材问题。例如,在吉国一些偏远地区曾出现抵制俄方捐赠的带有俄罗斯国歌和总统肖像的教材。为解决这种困境,俄罗斯世界基金会采取补救性措施,无偿资助 300 万卢布专门为吉尔吉斯斯坦编纂符合其国情特点和民族感情的俄语教材。其次,俄方长年以俄语师资培训、“俄罗斯世界教授”等师资交流项目,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此外,在面临教学资源无法及时更新的问题时,俄方重点为独联体国家建立远程教育共同体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区域共享。这些资源包括普希金俄语学院“俄语教育”平台、俄联邦楚瓦什国立大学的 Moodle 远程教育平台、俄罗斯在线教育联盟(Школьник-ТВ)、“俄语作为国家语言”(www.rus-gos.spbu.ru)、俄语学习免费 APP“人文学习中心”(Rusistika)等。俄罗斯对当地的俄语政策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采取“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弥补当地俄语教学的不足。

6.2 依托国际组织的俄语传播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建立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抗衡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Wright, 2012)。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成员国。保护和发展与独联体、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合作,是增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俄联邦语言安全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展和加强与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与维护和发展俄罗斯政治制度和国家文化直接相关。

国际组织虽然不能干涉成员国的主权,但是可以通过发表宣言、颁布法案和语言教育等方式影响成员国的语言政策(Spolsky, 2016)。首先,俄罗斯作为这些国际组织的主导国之一,试图通过建立共同教育空间的倡议和构想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教育。例如,1995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1997 年的《关于合作建立独联体统

一教育空间》、2015年的《支持和推进国际教育空间俄语通识教育法令》中提出与独联体国家建立高校共同教育空间的建议,充分肯定了俄语在推进共同教育空间中的重要作用。又如,2007年,普京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吉尔吉斯斯坦有9所本土高校响应号召加入该组织^①;2014年,普京总统颁布法令,允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和拉脱维亚学生参加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学生凭高考成绩有资格就读俄罗斯的大学。此外,俄方已在当地建立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和多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其中的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受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两国教科部的双重领导,依照俄罗斯高等教育模式,颁发两国政府互认的毕业证书。俄方的俄语政策以使俄语在当地成为具备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国际通用语言为目标,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力。

7. 总结

俄语在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应用广泛,并且也是独联体实际上的工作语言。但是,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在教育领域推行的隐性“去俄语化”政策、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拉丁字母改革等,表明了这些国家正在背离俄罗斯并转向西方。这种转向的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因此,保住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俄语在中亚“最后的堡垒”是近期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所面临的俄语安全既牵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当今世界各国间角逐引发的新问题。首先,俄语需要应对的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民族主义语言政策的威胁。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地方政治精英、企业家、科学家等群体对俄语的态度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取向的重要标志。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重视语言在建构国家身份中的作用,认为俄语作为曾经的“苏联语言”会阻碍民族语言吉尔吉斯语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不稳定的语言政策为俄语在当地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安全感。其次,俄语还需应对以英语为首的强势语言在教育领地的争夺。各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竞争实际上是文化领地的竞争,也是意识形态领地的争夺。

因此,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俄语政策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吉尔吉斯斯坦是俄罗斯在中亚的重要战略伙伴和盟友。两国间的合作以共同处理国际和区域性事务为主要内容,其中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两国战略联盟的重要

^①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国)官网,<http://www.usco.edu.cn/CHS/dxjj/>。

支撑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将俄语喻为吉尔吉斯斯坦通向科学、文学和艺术世界的窗口。他认为坚持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官方语言地位,有利于加强两国在政治、国防、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①。莫斯科大学信息分析中心主任弗拉索夫(Vlasov)认为:“俄罗斯游客到比什凯克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讲同一种语言,我们处于同一文化空间,我们听同一种音乐,读同样的书。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维系和加强俄语的传播。如果没有俄语,我们就不能够自由交流,我们就会变得陌生,这样就会形成一面无形的墙。”俄语地位对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定会产生深刻影响,挑战俄语会被解读为是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尊严的挑战。

第二,军事安全合作是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重要部分。当前,一些国家势力试图通过软实力竞争侵蚀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传统势力,还企图通过制造“颜色革命”挑起冲突以掌控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意识到加强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建构有效的政治集团,与西方国家抗衡。俄罗斯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第一书记 Kharchenko 指出,发展俄语的必要性实则是为了确保地区安全,因为只有在共同语言的环境下,才能确保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间的行动协调。俄语作为上述国际组织间交际的重要工作语言,能帮助各成员国间克服语言障碍,实现有效的区域安全政治合作。

综上所述,大国角逐方式的转变及国内复兴俄罗斯的诉求引发了俄罗斯对外俄语政策的新转向。俄罗斯将维护境内外俄语的安全纳入了强国体系,其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俄语政策就是俄联邦维护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关键举措,因为共同的语言——俄语能够为构建政治联盟提供可能,也能为确保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主权和地位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阿衣西仁·居马巴依,2016,吉尔吉斯斯坦美国-中亚大学发展模式对孔子学院的启示[J],《中亚信息》(6)。
2. 阿衣西仁·居马巴依,联邦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年度报告(2013-2014)[R],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语言生活皮书系列《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259—263。
3. 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2015,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戴庆厦,2006,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J],《语言教学与研究》(2)。
5. 顾炜,2012,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俄语规划及效果[J],《公共外交季刊》(12)。
6. 海淑英,2013,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及其双语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88-93。
7. 普京,2005年致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2005年4月25日)[C],《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9。
8. 汪宁,2013,重回后苏联空间——俄罗斯文化战略评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3)。

① 参见:俄罗斯文化战略基金会官网,<https://www.fondsk.ru>。